

读文泉子之记，更有云烟之感，
文章之不可恃而可恃，殆如此也

如梦记

[日] 文泉子 著

周作人 译



中国致公出版社
China Zhigong Press

如梦记

[日] 文泉子 著 周作人 译



中国致公出版社
— China Zhigong Press —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如梦记 / (日) 文泉子著 ; 周作人译 . -- 北京 :
中国致公出版社 , 2019

ISBN 978-7-5145-1312-7

I . ①如… II . ①文… ②周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日本
—近代 IV . ① I313.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73061 号

如梦记

[日] 文泉子 著 周作人 译

责任编辑: 孙兴冉

责任印制: 岳 珍

出版发行:  中国致公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2 号院科贸楼

邮 编: 100036

电 话: 010-85869872 (发行部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天津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7.625

字 数: 112 千字

版 次: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4.00 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出版说明

周作人很喜欢《如梦记》这部作品。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二日，周作人在天津《大公报·文艺》发表的《儿时的记忆》，文中有一段话是最好的佐证。

我最初还是在日本书中见到描写儿童生活的诗文。我喜欢俳谐寺一茶的文集《俺的春天》，曾经抄译过几节。维新以后有坂本文泉子的《如梦》一卷，用了子规派的写生文经述儿时情景，共九章，明治四十二年（一九〇九年）印成单行本，现在却早绝板了。二十多年前在三田小店买来的红布面小本至今常放在案头，读了总觉得喜欢，可是还不敢动笔译述。

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五日，周作人在天津《庸报》发表“药草堂语录”之一的《如梦记》，再次对他所喜欢

的《如梦记》作了详细介绍，同时追忆早年留学日本时购买《如梦记》的情景，旧梦历历，不胜依依。

一九四三年九月，周作人在相隔三十多年之后，终于下定决心开译《如梦记》，并于次年六月译竣。译本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起在北京《艺文杂志》第一卷第六期开始连载，至次年九月第二卷第九期载完。按周作人当时的设想，全书连载结束后再“出一小册单行本子”。一九四四年十一月《艺文杂志》第二卷第十一期已刊登了“周作人先生著《如梦记》现已编印”，即将由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的广告，北京《逸文》一九四五年四月创刊号“文史鳞爪”栏也有“周作人近著散文集《如梦记》在印刷中，不日出版”的报道。但是在老人谢世也已十九年，仍未能出版单行本，不能不说是件憾事。

鉴于此，文汇出版社在一九九七年征得周作人家属同意，将《如梦记》排印出版，使老人的遗愿终于得以实现，这是令人欣幸的。

时隔二十年，文汇出版社出版的《如梦记》早已绝版。为了满足喜爱周作人作品的读者需求，在文汇版

《如梦记》的基础上，参考《艺文杂志》连载本的底本，再次结集出版，希望广大读者朋友能够喜欢。

本次出版，也收录了周作人各个历史时期所译日本散文九篇，在周作人心中的分量与《如梦记》同等重要，收入到本书中也是合适的。它们分别是：《〈徒然草〉抄》《地图》《与支那未知的友人》《中华腌菜谱》《谈中国酒肴》《肴核》《鱼鲙》《普茶料理》《母亲的味道》。

为了让读者更多地了解周作人翻译日本文学的成就，绝版已久的《陀螺》（一九二五年九月北新书局初版）所收“日本小篇”五篇中的其中两篇，《一茶的诗》和《日本俗歌六十首》也一并收入本书，相信也能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。

目 录

如梦记 / 文泉子	1
《徒然草》抄 / 吉田兼好	107
地图 / 永井荷风	121
与支那未知的友人 / 武者小路实笃	131
中华腌菜谱 / 青木正儿	139
谈中国酒肴 / 青木正儿	157
肴核 / 青木正儿	175

鱼鲙 / 青木正儿	183
普茶料理 / 山路闲古	191
母亲的味道 / 加太洁二	199
一茶的诗	205
日本俗歌六十首	223

如梦记

文泉子

第一章

我也来试写一下子小时候的事情吧。那是我极幼小的时代的事了。

自己本来是乡下人，生在日本海海岸的一个渔村里。可是，并不是渔夫之子，也不是农夫之子。假如在从前，也还是武士的子弟哩。维新之后，我们一家没有住在城内之必要了，便移住到这渔村里来。我的社庙神乃是本村的八幡老爷。我在这村里生长，一直到了三四岁，但是明确的记得的事情一件都没有。不过回溯至今日为止这三十几年来很长的岁月的川流，到了源头去，在那里总有什么像梦似的，可是某一点上却又极明了的，一点记忆留存着。我现在便想把这记忆就照那么样的写下来，但是所留存的也只是比梦还不得要领，或可说是只有幻影似的一种感觉，所以这里边事件是什么都没有的。

我们家的后边是小竹林，板廊的前面即是田地。隔着砂山，后方是海。澎湃的波浪的声音，不断的听到。无论道路，无论田地，全都是沙，穿了木屐走起来也全没有声响。不管经过多少年，木屐的齿不会得磨减。建造房屋的时候，只在沙上泼去五六担的水，沙便坚固的

凝结，变的比岩石还要硬。在这上边放下台基石，那就成了。这自然是长大了以后听来的话，但是我们的家是沙地中间的独家，这事却至今还好好的记忆着。家是用稻草盖的。在田地里有梅树，总有两三株。竹林里有螃蟹。泽蟹很多，像是乱撒着小石子一般。人走过去，他们便出惊，沙沙的躲到枯竹叶底下去的声音几乎比竹林的风雨声还要利害。不但是竹林子里，在厨房的地板上到处爬，也在天花板上头行走。夜里睡静了之后，往往惊醒，在纸隔扇外边，可不是有偷儿的脚步声么，这样的事也不止有过一两次，这是后来从母亲听来的话。

有一回，忽然的醒了。独自一个人被安睡在暖火笼的旁边。看时，母亲也不在，父亲也不在，就是平常总在这屋里的祖父也不在。正像空屋一样，很是寂静，忽然觉得悲苦了，因为觉得悲苦了，所以用尽了所有的气力哭了起来。谁都不出来，现在想起来，这房间正是四张半席子大小，睡着的右边的纸门有点阴暗，已经熏旧将成红青色了。头的左近有个黑亮的带着竖门的衣柜，柜上安放着一个很大的佛坛。吊着的黄铜灯盏的肚脐闪闪的发着光。我哭着，哭得几乎哭不出声了，在后面房间的廊下有点声响，仿佛是有谁来了的模样。略为停住

哭声，侧着耳朵听着。慌慌张张的拉开纸隔扇走进来的，以为是母亲，原来却是祖父。大概是正在田地里吧，一双手里他拿着一把柴刀。说什么母亲刚才在解手，略等一等吧，等话来哄我，可是因为来的不是母亲，很是不平，我又大声的哭了。

祖父的面貌至今还好好的记得。是高鼻梁，长面庞的脸，左颊上有一处凹进去，仿佛是用手指戳过的样子。据说有一回牙齿大痛，所以留下了这样的凹处。那时祖父站在我的头的前面，拉开佛坛的抽斗，在找寻什么东西。一面哭着，撑起眼睛来看，祖父的后面拖着一条狐狸尾巴。祖父每年从冬天到春天总穿着狐皮的背心。坐在被火笼前面靠火的时候，这条尾巴总是横拖在席上，我轻轻的去从后边拉拔。于是祖父便说，啊，好痛好痛，祖父的尾巴要拔掉了。听这样说很是好玩，所以只要看见尾巴就走去拔，但是今天因为母亲不在，大为不平，当然并无起来去拔的意思。只是尽仰卧着，更举起大声来哭。

祖父从抽斗里给取出来的乃是煎饼，这是称作马耳朵的一种大的饼干。把一头捏一下，作成漏斗似的形状，背脊上卷着三个旋涡。这种煎饼是用在有法事的时

候，同馒头一起发给人的食物，为什么在这时候会放在佛坛的抽斗里的呢，这个缘故至今还不懂得。总之，我拿到这个，觉得非常高兴了。但是煎饼好吃这一件事，也总不能作为看见母亲的面之替代。因此且吃煎饼，且仍大哭。假如母亲因了某种事情，到了晚上，到了早上，经过一年，经过两年，也总是这样的不回家来，那怎么样呢？于是祖父总是从佛坛取出马耳朵来，慰藉这拼命哭着的自己，那又怎么样呢？这样的例，世上尽是多有。在身为祖父的人，这种无可奈何的难局是再也没有的吧。幸而现今不是如此，但我自己的悲哀却与如此情状别无所异。因为是无所异，所以一面吃马耳朵，还是哭着，末了，把马耳朵丢掉，只是哭了。

祖父现在也已别无办法，就在狐皮之上把我背了，说给带到母亲那里去，好好的止哭吧，便走出门外。母亲不在解手，那是不必说的了，看来今天家里的人全都外出，只祖父和我被留下了看家。背上之后，哭是止住了，可是好像被灸后那样的哭呃却还不停止。出到外边，觉得很甚爽快。不单是有了被母亲抱的希望，海岸边的明丽的春色也将我小小的胸中的不平给和缓下去了。不久，呃逆也止了。田地的那边，高一点起来，从那里起

便是沙山的松林。被背着在松树底下走道，使我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。祖父大约并不怎么高兴，只是沉默着，在松树中间曲折着急速的前行。有一日曾经被后边邻居的阿幸带着，到这松林里来掘过蘑菇。掘蘑菇是很容易的事，只找仿佛会有有的地方用竹耙去爬，便有像圆面筋似的圆东西滚滚的应手而出。

离开松树林，就是海岸了。这是无边无际的沙滩。防风草微微的露着一点儿红的茎，正在沙中萌长出来。碧绿的海可以看见。拗过来望后边，松林已隔得遥远，看去正如屏风上的图画。祖父的足迹从松林起，斜着一直线的连续着。还是不知道是谁的足迹，也有三道蜿蜒的连续着。海岸的沙是桂黄色的。凡是海边，一定有沙滩，凡是海滩，一定是桂黄色的，向来总是这么想，到别处来一看，有的完全没有沙滩，即使有了，沙的颜色也是浅黑的为多，这是长大了之后才知道的。海面看去渐渐的宽广了。普通像这海岸的样子，从有人家处到水边有两町三町，有时候竟有七八町之远都是沙滩的，这种地方很不大。有。（案：日本六町约合中国一里。）有地方成为小山，长着稀疏的茅草。或者被风所刮，有地方像插钵似的成为大的洼地。祖父仍旧不则一声，走过

沙的小山，渡过沙的谷，渐渐下降向水际走去。海广大得眼睛都望不到头了。微温的风从松树林那边吹来。颊上感觉到雨点打着了似的冷，那是因为停着的眼泪给风吹了的缘故。

日本海的波浪很大。海是在不断的作大浪，这个观念也是从这样的小时候起，就深深的印进心里去的。看见须摩之浦，以及品川的海，心想这样的什么海，大有轻蔑之意，这也全由于海之观念相异之故。绿色的水的一条看着渐渐的膨胀起来，波浪的肚皮变成微暗，向前崩溃着，嘈嘈的滚上来。澎的打上去的波浪，好似陆续融化的雪一样，斑驳的发泡，一时平坦的漂荡着。暂时漂荡着之后，忽然似乎想起的样子，急忙缩到正在卷来的波浪下去。退回去的水与等着的浪合作一起，比从前加倍猛烈的又打上来。水的烟像雾似的四起。有时回去的势头太大，声势汹汹拥向前来的波浪受了挫折，水面上反而意外的能保持平和的事，也常有之。像今天虽说是晴丽软风之日，这样的活动一瞬间都并未停止。

祖父沿着水际，急速向西走去。要走到哪里为止，也不知道。有时候，波浪的泡沫直爬到祖父的草屐边去。恰似老虎什么，肚皮贴地的爬着，要来咬祖父的脚的样

子。祖父一点都不管，只是向着西走。路上谁也没有遇着。只有软风轻轻吹动祖父的鬓发，抚摩我的面颊而过去罢了。眼泪是早已干了。背上像是蒸着的暖，觉得很舒服。靠着皮衣微微睡去的时候，耳朵里听见什么人声了。张开眼来看时，好不高兴，原来的的确确是我的母亲。说什么是高兴，这样高兴的事情是平常不大有的。我也等不及祖父把我放下来，便伸出两只手，蹦了过去，给母亲抱着了。祖父诉说，尽哭尽哭，窘极了，把我交给了母亲，擦额上的汗。母亲是卷起了衣裙，站在水里，头上宽缓的包着的白手巾，与丰艳的面颊相映，脸上湛着微笑，每说什么话的时候，染着铁浆的牙齿比漆还黑的鲜明的发光。现在想起来，母亲在此时正是盛年，原来并不是像现在这样满脸皱纹的老太太。母亲的面貌到现今为止也已经看熟了，可是像这时候的那么亲爱的美丽的面相，却此外不大记得。母亲是帮了邻居的阿幸等，到岛上来采裙带菜的。那巉岩的母岛隔着一段路在前面屹立着，可是走到母岛之间，有几十个子岛散在，近处都是浅滩。在这里波浪也并不大，给女人小孩做游戏场，是再好也没有的地方。

我关于这天的事情其实是除了见了母亲的面高兴的